

象牙童话

一个女中学生的心路追问

王梦茵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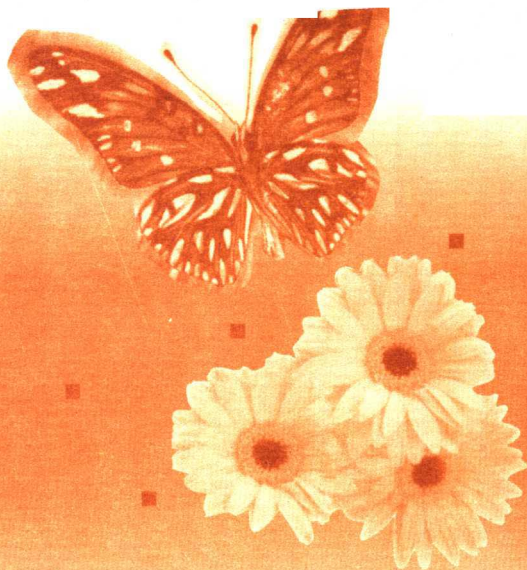


哈尔滨出版社

象牙童话

—— 一个女中学生的心路追问

王梦茵◎著



哈尔滨出版社

象牙童话

——一个女中学生的心路追问

作者/王梦菡

责编/关 力

封面/李 梅

出版/哈尔滨出版社

地址/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

印刷/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发行/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/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/7.25

字数/138 千字

版次/1998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/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/1-10000 册

书号/ISBN7-80639-179-7/I·3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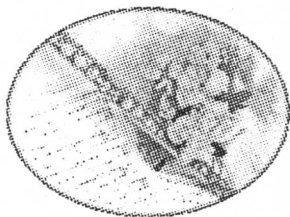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/9.80 元

目 录

● 引 子	
● 序 曲	
● 第一章	雪妖
一	魔/5
二	带洞的牛仔裤/10
三	“老猫”算命/15
四	悄悄话/19
五	双子星座/23
六	告别雪城/27
七	流动的梦/35
● 第二章	蓝韵
一	都市,怪兮兮/41
二	季雁/48
三	竞选班长/53
四	抉择,噢咧噢咧/65
五	没人知道的故事之一/78
六	考场内外/86
七	生日的心语/90
● 第三章	幸运星
一	打工去/97
二	大饼油条歌/99

三	追星的疯狂/106
四	泪洒豆浆店/114
五	刨冰的诗境/118
六	窥见赚钱的秘密/121
七	初梦成真/123
● 第四章	女儿国
一	圣若兰的传说/129
二	千纸鹤/134
三	叶维的梦想/138
四	健美的感觉/142
五	雪仗,断了鞋跟/147
六	掌声响起/155
七	击败女儿国的公主/164
● 第五章	月隐霞光
一	驭风/175
二	得与失/180
三	没人知道的故事之二/185
四	晚钟/193
五	星座的背影/197
六	沉思/203
七	冷雨/210
八	跋涉心灵/215
九	握手,希拉里/220
● 尾 声	红蜻蜓

引子



传说有一种山鸡，毛色瑰丽，且“自爱其色”。它一看到自己的倒影，就傲然而舞停不下来，最后在疲惫中死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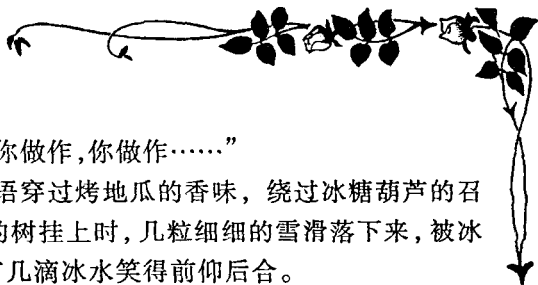
也许，我就是那只山鸡，被自己的影子迷惑着，疲惫地死去。

也许，我不是。我将穿过花与雨交织的季节，穿过迷惘，穿过童话世界。在不远处，有火光在闪……

那是希望！

序 曲





“你做作，你做作，你做作……”

沈珺的话语穿过烤地瓜的香味，绕过冰糖葫芦的召唤，缠在晶莹的树挂上时，几粒细细的雪滑落下来，被冰凌听见时，又有几滴冰水笑得前仰后合。

此刻，似乎全世界都是沈珺的回声：“你做作，你做作，你做作……”

我仔细地翻看着《新华字典》，上面说：做作就是表情或动作不自然。

尽管沈珺是开玩笑时说这话的，可我暗忖：肯定什么地方不自然，要不她为什么专挑“做作”这个词儿呢？

这时的冰城哈尔滨，正是银装素裹、分外妖娆的日子。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霜，把窗外的景色遮住了，只留下模模糊糊的猜测。

有时，我会用手焐融一小块霜，趴在窗台上观望。但那清晰只是太短的一瞬，似乎窗外有什么隐秘，寒霜急着去掩饰，白蒙蒙的模糊又盖上了焐融的霜孔。

不论沈珺怎样嬉笑地说我做作，从前的“我”早已远离了这个世界。刚刚度过的寒假，在那2月3日的日记里郑郑重重写下的一页，便是旧“我”的遗书，新“我”的出生记录。

我知道，我长大了。而她们还是疯丫头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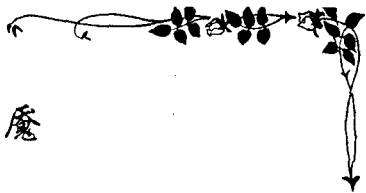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章

雪妖



第一章 雪妖



一、魔

老人青筋突起的手将我的手托起于掌心，然后，一声不响地凝视着上面的纹路，很久很久，我看到的只是他干裂的嘴唇的翕动。

“欲之上，则下；欲之下，则上！”老人眯着眼睛，边晃着头，边收下了我的两元钱。

我略拂了一下额前的刘海儿，迷惑不解地求他解释清楚。

他又朝我伸出了青筋突起的手，神情却圣洁得很。

我再一次掏出两元钱放在他手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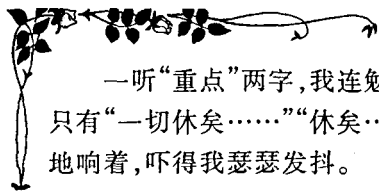
“谓之上者，乃姑娘所求之重点学府，若心中百般渴念之，则必败无疑；若更有他人帮你渴念之，则一切休矣……”

后面的话我没听下去，我所听到的足以让我掉到冰窖里了。

冰城三月的冷风，吹得我踉踉跄跄，头脑中轰轰作响，眼前是歪歪扭扭的人影，飘来荡去，如墓地上的鬼火一样。

一回到家，妈看我脸色不好，便慌忙地边给我沏果珍边问：“怎么了，不舒服？”见我勉强地笑着，她又絮叨说：“都初三了，身体要紧，没有好身体怎么能考重点？”





象牙童话

一听“重点”两字，我连勉强笑的力气都没了，满屋子只有“一切休矣……”“休矣……”“休矣……”那声音狰狞地响着，吓得我瑟瑟发抖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小小年纪竟相信命运。奶奶是个虔诚的佛教徒，小时候总把我搂在怀里讲菩萨，讲鬼，讲因果报应。有一次，一个和尚来家里化缘，见了我，说我前世是个小鬼，今后必然反叛。结果，第二天上幼儿园，我就为一块积木挠伤了两个小朋友。怎么回事？我真是小鬼？

也许这冥冥之中，真有什么是我所不了解的，是不可抗拒的。

晚上，我冒着初春的细雪到电话亭给沈珺打电话。暗夜，公用电话亭的窗玻璃上映着圆圆方方的脸，两只眼睛虽然不大，也不算小，鼻子像妈妈，很挺直。我拨通了沈珺家的电话，告诉她算命老人的话。她在电话那边嗤嗤地笑，大概不是她父亲在家就要狂笑不止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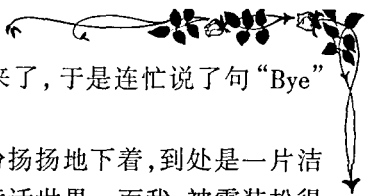
她边笑边说：“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上帝耶和華？……寒假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怎么开学以来你……变了！你看你说话的腔调……”

我着急地叫她别打岔，告诉她我真的感觉自己考不上重点了。



她还是不正经地调侃“大小姐啊……”之类的话，后来，突然细声细气地说：“那好，明天别忘了把徐志摩的诗带给我噢！”我一愣，马上反

第一章 雪妖



应过来这是在暗示：她父亲来了，于是连忙说了句“Bye”挂上电话了事。

回家的路上，细雪仍纷纷扬扬地下着，到处是一片洁白，哈尔滨永远像个银色的童话世界。而我，被雪装扮得像个穿白色长裙的公主，连睫毛上都闪着银色的光晕，街上有马车在奔跑，是快乐王子的马车吗？

终于还是到家了，身上的雪都化作水滴，妈一边替我拍打一边埋怨，母亲的关爱灼得人惶恐不安。这大概就是算命老人说的“更有他人帮我渴念之”吧！所有的咒语终将消失，灰姑娘现出了原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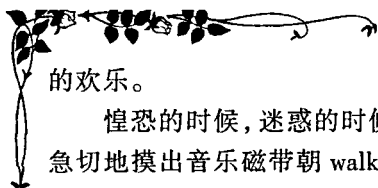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冷笑着递来一张单子：“林晓，你自己看你考上了多么好的学校！”听着母亲冷嘲味的话语，我颤抖地接过纸片，打开一看，只考了个技校！眼前的世界猛然暗了下去，一切感觉的闸门全都关闭，我无知、无觉……在哪里……

我猛地睁开眼，伸手摸自己的额，尽是密密的冷汗。窗外刚泛起鱼肚白，周围是漫无边际的静谧。

又开始重复这个梦了，初三下学期开学刚十多天，这梦境却连连缠着我。懒懒地摸出一盘磁带，插进 walkman（随身听）里，不知谁在唱：你终于温柔地走向我，赶走了灰姑娘的自卑，你一直热情地陪着我，教人几乎忘了伤悲。任我旋转，任我陶醉，啦……

音乐是仙女的魔杖，它可以将南瓜变成马车，可以凭空变出水晶鞋，自然也能够给我暂时





的欢乐。

惶恐的时候，迷惑的时候，心烦意乱的时候，我都会急切地摸出音乐磁带朝 walkman 里插，就像心脏病突发时人们对救心丸的摸索。

音乐响起的时候，就会有一辆金色的马车腾空而来，叶维穿着王子的红色制服朝我微笑。可是当我要朝他走去时，音乐总是嘎然而止，留下满地梦的碎片。不知像这样的夜色，《穆斯林葬礼》中的新月所在的那个世界里，是否也有这样的梦？这样的碎片？

记得刚进初中时，一切还都是轻松而快乐的，犹如窗外的繁星那样无忧无虑。第一天报到时，听到老师叫叶维的名字，望着他那高高大大的身影，我以为他只是与我的一个笔友重名。

那个笔友是我偶然在《英语沙龙》杂志中结识的，我们的往来，属于“例行公事”的那种，每月收到一封简短的信，再回一封简短的信。

从信里看，他或许是不大会写信，或许是不愿深谈，每次总是问了好，给我说个笑话，然后问我些“近来好吗”的问题，就再无下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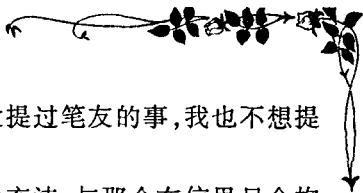
我尽可不再理他，但他每次讲笑话的认真劲儿叫人不忍心。

后来我写信告诉他，我现在的学校、班级，还告诉他班里有那个男生也叫叶维。



这回，信来的很快，落款处是与我同样的学校，同样的班级。

第一章 雪妖



我呆若木鸡!唉,叶维!

信是不写了,叶维再也没提过笔友的事,我也不想提了。

每天看他跑上跑下,精力充沛,与那个在信里只会拘谨地讲笑话的男孩儿判若两人,也许是双子座在捣鬼吧!

第二天,满世界一片银白,不得不带着扫帚去扫雪,这是哈尔滨学生独特的劳动。大马路上,学生们一群一伙地在划定区内嘻嘻哈哈地忙碌。男生拿着铁锹“哐哐”地把被汽车压实的雪凿碎,我们女生跟着用笤帚把它们扫成一堆,再用推板推到树根儿底下。

沈珺穿着长长的黑大衣,戴着黑色卷边的帽子,长发编成个麻花辫歪在肩上。这样“淑女”的装束竟不能约束她的举止,这家伙用手捏起一个雪团正打在“劳模”的头上,随后是一阵无拘无束的狂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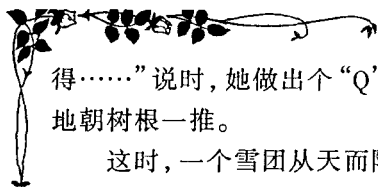
我走过去学着她昨晚细声细气的样子说:“明天别忘了把徐志摩的诗带给我噢!”这下,她不笑了,冻得红扑扑的脸上有些灰蒙蒙的雾气化开来。

我们继续扫着雪块。

“像你这样的 crazy lady(疯丫头),最好穿绿衣服,红裤子,头上小丑帽,脚下小丑鞋。”我打趣地说。

她叹口气,将肩上的麻花辫甩到背后去:“你又不是不知道,我爸就喜欢我乖乖的、柔柔的样子,一旦哪天让他知道我疯的样子,那他非





象牙童话

得……”说时，她做出个“Q”的手势，而后将一堆雪狠狠地朝树根一推。

这时，一个雪团从天而降，正打在我的围巾上，雪末窸窸窣窣地落进脖子里，又冷又痒痒的。一抬头，看见“劳模”正举手做出投降的姿势，嘴里一个劲儿说：“打偏了，对不起，打偏了。”他的身边，叶维也在笑，笑得莫名其妙的灿烂。

于那叮叮当当的嘈杂声中，新月裹着哀愁的影子隔开了一切。我便把冲到嘴边的“神经搭错了，你的眼睛瞎啦”之类的埋怨都化作羞愧，烧红了脸颊。

那天的日记又一次地成了 reminder，（提醒物、令人回忆的东西）告诉我该怎么做。

这时，教导主任来检查，于是刚才偷懒的人赶忙奋力干活，大有“学生朋友一声吼，地球也要抖三抖”的气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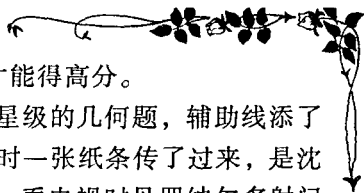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带洞的牛仔裤

讲台上，语文老师滔滔不绝地讲着鲁提辖如何三拳打死镇关西，讲到高兴处，猛拍一下桌子，有如自己提拳上阵。

台下则是瓜子儿里嗑出个臭虫——啥样（仁）人都有。前排的不敢写其它科作业，于是撑着脑袋神游列国，后排则是一本语文书挡驾，下面数理化算得不亦乐乎。反正语文嘛，考试前背一背，分数就到



第一章 雪妖



手了，而理科只能靠多做题才能得高分。

这时，我正忙于一道五星级的几何题，辅助线添了七八条却始终不得要领。这时一张纸条传了过来，是沈珥写的，上书：“昨晚漏馅了，看电视时见罗纳尔多射门异常精彩，脱口就说：‘妈的，帅毙了。’结果我老爸的脸色可想而知，他说下个月实行经济制裁——不给零用钱。”

我拿着笔涂上一句：“该反抗了。”就让前座的“老猫”传给她。转眼间，又一张纸条落在桌角，打开一看：“你晚上也看电视吗？”抬起头正碰上“老猫”询问的目光，我在纸上写道：“我爸妈不让看，我自己也不想看。再有三个月就中考了，现在不用功，考不上重点后悔晚矣。”写完后悄悄塞进“老猫”胳膊窝下。“老猫”在纸条上写了“可怜！”又重新放在桌面。

这时语文老师盯上了我：“林晓，你说如果你是施耐庵，你如何写这一段？”

我慢慢地站起来，下面的同学叽叽喳喳地向我提示着答案，可我一慌神儿什么也没听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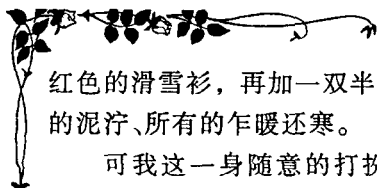
我只好喃喃地回答道：“大概与书上的差不多。”

语文老师大笑了起来：“我很荣幸教到了施耐庵的转世灵童！”

“哇”全班哄堂大笑，我自己也忍俊不止。

哈尔滨的春意渐渐浓了，没扫净的雪开始化得滴滴答答。这样的季节，一条牛仔裤配一件





象牙童话

红色的滑雪衫，再加一双半旧的旅游鞋就可以蹚过所有的泥泞、所有的乍暖还寒。

可我这一身随意的打扮却总让沈珮妒嫉得鼻子发酸。近来，她总说：“你看，穿上牛仔裤，你有多漂亮。”别人听了这话，就好像我不穿牛仔裤，就是丑八怪一样，其实，我知道她是由于没有选穿衣服的自由，才这么说的。看着她身穿长长的呢裙，觉得她也真够可怜的，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她。

每天放学，我们都要经过一家服装店。橱窗里挂着一条带洞洞的牛仔裤，是尽显“颓废本色”的那种。每次，沈珮都会驻足望上一阵儿，眼里闪着的是那种叫人心颤的渴望光芒。那裤子标价 120 元，见了它，我从没有像此刻这样渴望过钱。平时，月初从妈那儿拿了零用钱，我会过上几天奢侈的生活，到音像店里挑上几盘磁带，小摊上买回几本精致的信纸，书店里抱回几本眼馋已久的好书，剩下的钱便都化作巧克力和冰淇淋。没钱的日子就心平气和，每天不会胡思乱想，更不会眼巴巴地计算下次领钱的天数。

可现在，我需要 120 元，至少也得 100 元。

晚上，一盏昏昏黄黄的台灯，一桌子铺开来的笔记本、练习册，这就是初三学生每天面对的大海。妈妈刚刚送来一杯热巧克力，此时还冒着热气。那气流袅袅上升，如佛陀面前插着的香火，清幽之中带着缕缕的神秘。香火是对佛陀的企盼，而巧克力的水汽是妈妈的什么企盼呢？

